

开栏的话

今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70周年。为回顾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成立以来的光辉历程、深入宣传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市人大常委会面向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各级人大工作者组织开展“庆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7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即日起在《漯河日报·水韵沙澧》版面开设专栏陆续刊发，推动全市上下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汇聚磅礴伟力，奋力开创现代化漯河“三城”建设新局面。敬请关注。

生活 哲思

观看奥运40年

■尚炯

1984年，我在原许昌地区鄆城县第一中学（现漯河市第四高级中学）读高中时，在学校老校区办公室外那台全校唯一的彩电前观看了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那一年中国共收获15枚金牌，奖牌榜名列第四，让国人扬眉吐气、无比自豪。射击名将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获得男子手枪60发慢射金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一枚金牌。那一届奥运会，中国女排取得“三连冠”，“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

后来的每届奥运会我都没有错过。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中国队获5枚金牌、奖牌榜位列第十一；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中国队获48枚金牌、奖牌榜位列第一；2024年第33届巴黎奥运会中国队获40枚金牌、奖牌榜位列第二，取得境外参赛的最佳战绩。40年来，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参加了11届夏季奥运会，我也亲历了这部让人心潮澎湃的中国奥运史。

纵观历届奥运会，赛场的规则我们越来越了解：个人比赛项目中，你快，我必须更快；你高，我必须更高；你强，我必须更强。团体比赛中，必须精诚团结。世界级的运动员是稀缺的，每个国家都会倍加珍惜、精心呵护、用心培养。

40年来，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成绩越来越好，其背后是日益强大、日益自信的祖国。体育强则中国强，中国强则体育强。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生活 余香

梨园茶社品茶香

■陈晓东

林荫夹道，碧水淙淙。沙澧河风景区有一个名为梨园茶社的雅致所在。它如同一位温婉的佳人静静地守候在河畔，等待着疲惫旅人的驻足。这不仅仅是一家茶社，更是一处心灵的栖息地，让人在繁忙之余找到一份难能可贵的宁静。

夜幕低垂，梨园茶社渐渐披上了一层璀璨的光芒。漫步在绿树环绕的林荫小径，微风里听绿叶喃喃细语，贪婪地呼吸着纯净的空气。步入其中，仿佛来到了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这里没有城市的嘈杂，只有风的低语和水的轻吟，让人不由得放慢脚步，沉浸在这难得的宁静之中。

谈天说地，品茶听曲。在梨园茶社，戏曲的旋律悠扬响起，如同天籁轻轻拂过心田。那是古老文化的传承，是岁月沉淀的精华。听上一段戏曲，仿佛能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若你酷爱音乐，亦可在此纵情高歌一曲，让心灵得到彻底释放。

茶香四溢，清香扑鼻。茶社内，每一口茶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搭配着精致的茶点和小吃，让人在品味美食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与细腻。此外，品茶、品酒等娱乐活动丰富多彩，让人流连忘返。

茶香悠远，回味无穷。梨园茶社之名源于其所在沙澧河风景区的梨园广场。漫步梨园广场，你可以感受到中国食品名城人文历史的厚重底蕴。梨园茶社正是这片土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八方来客。

波澜不惊，恬然自得。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奔波与忙碌。梨园茶社的出现就像一股清流，让我们在疲惫与迷茫中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它告诉我们：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在这里，我们可以暂时放下所有的烦恼与压力，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滋养。

品茶观景，修身养性。梨园茶社是沙澧河风景区中一个不可多得的休闲之地。它以优美的环境、美味的食物以及丰富的文化体验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如果你也渴望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与高雅，那么不妨来梨园茶社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品一品，一定会留下难忘的记忆。

征稿启事

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好故事。本版《我的文学之路》专栏长期征稿，欢迎有故事的你，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传递温情、启迪人生。

邮箱:sijiang3366@163.com

从文稿校对干起

■席占钧

1995年12月，我调入市人大机关工作，去年3月退休，从事人大工作27年零4个月，由一名机关年轻人变成老人工作者，直至退出工作舞台。岁月如梭，往事如烟。过往的一切越来越模糊，但人大工作的有些经历终生难忘，在记忆里无法抹去。

到市人大机关工作不久，恰逢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会议秘书组专门成立了校对小组，负责会议所有文件的校对和印刷工作，校对人员从市直有关单位的文秘人员中临时借调。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有关领导指定我参与并负责协调这项工作。这次与校对工作结缘后，我一干就是十几年，负责了十多次市人代会文件校对工作，深刻体会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校对工作让我领悟了认真细致的重要性。文稿校对工作枯燥乏味，但校对人员必须认真细致，不得有半点马虎。每个字和标点符号及文件字体大小、规格样式都必须反复校对，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差错率。即便如此，也会出现差错校对不出来的纰漏。记得有一次校对市人代会上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校对组按程序进行了校对审核，并清法院相关负责人进行审阅后交由印刷厂制版付印。随后，一名

同事突然提出疑问：“人民法院与中级人民法院有什么不同？”听到这句话，我吓出一身冷汗，意识到报告中有一处“中级人民法院”丢掉了关键的“中级”两个字，如果不及时纠正，影响会非常不好。通过这件事，我深刻认识到只有认认真真再认真、细致细致再细致，才能保证校对工作的高质量。

校对工作让我体会了人大工作的神圣。刚开始校对有关文件时，我对文件标题、格式、专业用语一头雾水，对人代会上的各种决议草案更是不知所云。后来，我深入学习了宪法、地方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并在有关领导指导下，才明白原来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各代表团会议的人员组成、职责、权力和议事规则等各有不同，通过的决定决议等规范性文件也有所区别。就拿市人代会关于计划报告的决议来说，看上去就两三句话，但其中包含的意义必须深入了解才能体会。撇开政府及有关部门对上一计划草案执行情况全面总结认真汇总、对计划报告和下一计划草案反复推敲打磨不说，就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程序来说，先是由专门委员会和有关工委在组织代表视察调研的基础上对上一计划执行情况和下一年

计划草案进行初审，提出意见；政府及有关部门修改后，向人代会全体会议报告（书面）；全体代表认真听取和审议后，由大会主席团根据各代表团审议情况和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报告提出决议草案，经主席团会议通过后提交各代表团审议；最后才提交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形成正式决议；政府和有关部门才能按照决议要求去执行和完成本年度的计划任务，并且要在下一年度的人代会上报告计划执行情况。这是多么严谨、科学和民主的决策程序啊！回头再看决议上那几句话，就能体会到其蕴含的沉甸甸的分量。这不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在人大制度的具体实践吗？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吗？正是通过这些文稿的校对，我深深感受到了人大工作的神圣和作为一名人大工作者的自豪。

校对工作让我懂得了团结协作的力量。人代会文件的校对印刷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特别是在会议期间，不少文件需要晚上加班印制，校对人员又是临时借调，这就要求最大限度地调动校对人员的积极性，通力合作，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实际工作中，我们边学边干边总结，明确责任、分工协作，并创造性地总结出“两校两读一审”校对法（也称“五遍校对法”）。“两校”即两人一组，一人读稿、一人校对，校完后，两人交换角色再读校一次；“两读”即在“两校”的基础上，让另外一组两人对校样再分别通读一遍；“一审”即在“两校两读”的基础上，由校对负责人对校样再认真校对一遍，最后签字付印，最大限度地降低差错率。凭借严谨的工作态度，我们的校对工作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



心灵 漫笔

暴雨

■谭艺君

雨是这个季节最生动的部分。8月16日，周五。两场雨成为这一天的序曲和咏叹调。

黎明我醒来时，地面湿润、空气清新、草木青翠，昭示着一场雨刚刚来过，带走了暑热。

九点多钟，暴雨又至。天空是铅灰色的。水墨云团疾速在天上飘移、集聚，阴沉得像要掉下来。旋即，雨水瓢泼般倾泻下来。窗外云烟四起，雨水模糊了万物的轮廓。

巨大的雨点像疯狂的手掌，“噼里啪啦”地拍打着玻璃窗。一条条雨线带着岁月的重量落下来，为林立高楼的一扇扇窗口挂上大珠小珠连缀的雨帘。对面小区远远近近青灰色的屋顶如鱼群的背脊，溅起一团团朦胧的白色水雾。人们撑出一朵朵伞花从街上走过。车辆疾驰，车轮带起层层水花。浓绿的行道树，波涛一样在雨中起伏，仿佛感动于雨炽热的情话。雨水亲吻地面，地面开满小嘴唇。遮不住的尘世悲欢在凹处汇流成河。

我坐在窗前，把这场雨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风携雨点扑进窗子，带着沁人心脾的凉意。一位女诗人曾写道：“我有一间小木屋，仿佛是童话里的一朵鲜蘑菇，依附在百年老树上，撑着一把小伞，为我遮挡深冬的

寒流和夏天的雨……”都市丛林中，我也有这样一间“小木屋”，让我可以凭窗观雨，以冷静的视角看风疾雨骤、绿肥红瘦，把一场场暴雨读成一曲曲别具一格的生活背景乐。

然而，并不是每一场雨都是人生旅途中的风景。生命中总有几场暴雨在你猝不及防时骤然而至。唯有以一颗坚忍的心承受住风雨的侵袭、承受住岁月的重量，有苦就默默地咽下，再难也不流下眼泪，再痛也不喊出声。因为眼泪流下就变成了雨。雨本身就没有声音，只有在滴落的瞬间才有了不同的声音——雨穿过叶子是淅淅沥沥的，雨落在石阶是滴滴答答的，雨打在窗上是噼里啪啦的。

雨点终会落完，雨过终会天晴。半个小时后，天色渐渐明亮起来，远近楼群的立面涂满了橘色的亮光。一块不大不小的阳光也明媚地贴在我的窗前。

最后几滴雨久久地挂在小草上、叶子上，把果实的圆也抚摸了一遍。

尽管已经立秋，植物还都在享受它们的好时光。一场雨后，好多日子都是松软的。

一场秋雨一场寒。总有一些词汇会在雨中慢慢变凉，但捧在胸口的依然滚烫。

纵然历经风雨，我依然深爱这尘世。愿草木葱茏，花开肆意；愿清粥温软，菜蔬可口；愿时光清浅，幸福绵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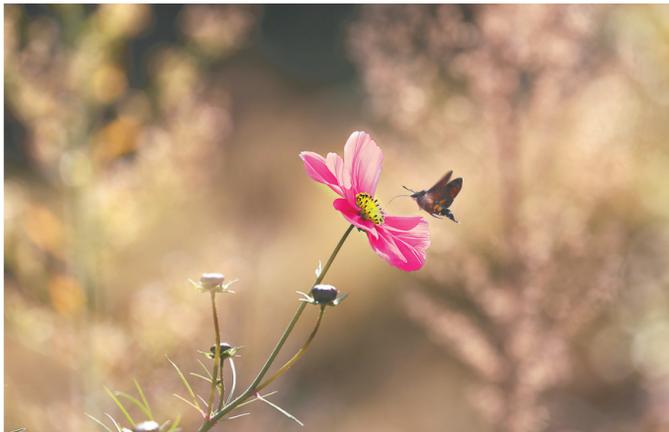
诗风 词韵

立秋

■仲信

终于要迎来一场新的收获  
过往的一切  
也不必感到羞愧  
愤怒的咆哮和滂沱的泪水已经被中和  
我们要向禾谷学习

对于那些已经揭晓的秘密  
和尚未确定的事物  
要有充分的心理预期  
学会像季节一样从容而谦卑  
把脚步迈得更稳一些



小花

远高飞 摄

别样 情怀

等待

■田振华

村口的梧桐树下，一位老人坐在靠椅式的小车上，怀里揣着一只橘色的小猫，手中拿着一个馒头。她咬一口馒头嚼碎了，一边往小猫嘴里喂着，一边注视着路上的车流和行人。余晖洒在老人的白发上。

儿子调往县城工作已有二十多年。每个周末，老人都坐在梧桐树下等儿子回家。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老人宛若村口的一道风景线。

“娘，看你，还在等。我老大小不了，等个啥？”儿子从公交车上跳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老人面前，紧紧拉着她的手，心疼地说：“您的孙子都十多岁了，咋还这样挂念着我。我这当儿的，啥时会长大？”

“孩儿，净说傻话，谁的孩儿谁不念想？我也没啥事，就是想等你。看看，我差点忘了，给你烙的菜馍还热乎着呢，快吃吧，到家就凉了。”娘从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塑料布里拿出菜馍递给儿子。儿搀扶着娘，娘推着她的小车，走在回家的路上。

“娘，孩儿快退休了，将来我好好陪您，不让您在村口等我了。”

“傻孩子，你好好工作，不用操心娘这把老骨头。熟透的瓜总要落秧的。”

“娘，您身子骨硬朗着呢。俺爹走得早，我还没有好好孝敬您呢。”

“你至少给娘争光。过去咱家穷，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如今出了你这个有学问的人，娘这辈子知足了！”

母子俩走着说着，儿子两眼热泪，仿佛回到了孩童时代。

他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天黑得像锅底。他病了，高烧不退。娘背着七八岁的他，吃力地走在乡间小道上。娘的衣裳被雨淋湿贴在身上，浑身湿透。每到上坡，娘的背弯得更低。她把手深深地插进淤泥里，吃力地向上攀登。一道道闪电照亮了娘被冻得发青的脸。20世纪60年代，家中缺衣少食，他从小体弱多病，娘为了给他治病，倾尽所有，吃尽了苦头。

每个周末，娘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村口守望，等待儿子归来。每当儿子晚归时，老人就从小车上站起来又坐下去，不时地抚摸着怀里的小猫。

儿子终会归来。母子相依而行，走向温暖的灯火，这是乡村的黄昏最美的画面。村口是母子相聚的精神驿站。默默地等候、默默地送别，是母爱最深沉的表达。

绿杨陌上多离别

■李季

每次离开家，父母都会把我送到村头的路口。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路，路东是一个狭长的池塘，路西是广袤的农田，路两边和池塘周围都是杨柳。向北走五百米，转而向西，父母的身影被依依杨柳遮挡，家也越来越远。

这条路的东边有条水渠直通池塘，路口有涵洞。水渠常年没水。小时候，我们经常往涵洞里钻来钻去。后来，水渠废弃，涵洞被土直接填实了。路两边的柳树一到夏天就趴满了知了，我们每天上午都扛着攀了蛛网的竹竿来粘知了，每次都能粘到很多。中午，我们坐在路口的柳树下，一边玩泥巴一边等赶集卖菜的父亲回来。父亲在杨柳掩映的路口走来时，我们扔掉手中的泥团跑着迎上去。有时，竹筐里的秤盘下放着一两根让我们惊喜的油条或麻花。我们不管父亲累不累，钻进空竹筐里，高高兴兴地被父亲挑回家。

路西的田地也有我家的一块，常年种着杨树苗。这种杨树叫钻天杨，一年就可以长成苗卖掉。每年春天，父亲把用来繁殖的杨树苗砍成一小截一小截的，插进地里，不久就长出了树苗。每天天不亮，还在梦中的我们就能听到父亲砍树的声音。树苗成长

的过程中要打枝、喷药、除草、浇水。可以说，每棵树苗都是父亲用汗水浇灌出来的。这些树苗被卖到了四面八方，它们站在路旁，一定会目睹很多离别吧。

父母都是言语不多的人。每次我离家时，父亲很少和我说什么，母亲翻来覆去叮嘱的无非那几句话：吃饱穿暖，别熬夜，有病抓紧去看。每次，我都不让他们送，但他们依然会把我送到村头的路口，看着我北行五百米，转而向西，消失不见。

就这样，送了我八年，父亲病倒了。父亲生病的三年里，我回家的次数多了，离家也频繁了。每次送我到路口的，只剩下了母亲。看着母亲日渐苍老的面容，我脚步沉重，但仍缓缓北行，转而向西，消失在母亲的泪眼里。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走到这个路口，是父亲的棺木抬到这里的时候。暮春时节，杨柳依依，池水泛绿。父亲默默目送我远去的情景一一浮现，我泪如雨下。我把母亲带往他乡，此后很少再回来。又过了八年，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逝者长已矣，生者常感戚。故乡，成了我永远的伤心之地。

那个绿杨掩映的路口，有一天我回去后再次离开时，还有谁能把我送到那里？还有谁能目送我黯然离去？